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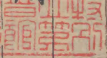


07363

雲間志下

懷土賦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



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巨墟遵黃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縣邈而其高宗嫌詔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物惋隕年於拱木悲顧眄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湘曲玩通川以悠想撫歸塗而躑躅伊命駕之徒勤慘歸途之良難愍栖鳥

紹熙雲間志卷下

一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於南枝弔離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悟懷憶路草而解顏甘莖荼於飴苾緯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贈從兄車騎詩

李善注曰 陸士光

陸機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髣髴谷水陽婉變崑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難使我忽慕深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奉和皮日休吳中卽事

陸魯望

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紛紛未寂寥三泖涼波漁蕩動

遠祖士衡對晉武帝
以三泖冬溫夏涼
五茸春草雉媒嬌
五茸吳王獵所茸各有名
雲藏野寺分金刹
月在江樓倚玉簫
不用懷歸忘此景
吳王看即奉弓招

迴自青龍呈謝師直

梅聖俞

共君相別三四年
巖巖瘦骨還依然
唯鬢比舊多且黑
學術久已不可肩
嗟予老大無所用
白髮冉冉將侵顛
文章自是與時背
妻餓兒僝無一錢
幸得詩書銷白日
豈顧富貴摩青天
而今飲酒亦復少
未及再酌腸如煎
前夕與君歡且飲
飲纔數盞我已眠
雞鳴犬吠似聒耳
舉頭屋室皆左旋
起來整巾不稱意
挂帆直走滄海邊

紹熙雲閒志卷下

二

觀自得齋徐氏校刊

便欲騎鯨去萬里
列缺不借霹靂鞭
氣沮心衰非欲睡
夢想先到蘋洲前
願君無復更留醉
醉死誰能似謫仙

逢謝師直

梅聖俞

昔向南陽道中別
今向華亭水上逢
把酒語君悲白日
流光冉冉去無蹤

華亭十詠

唐詢

華亭本吳之故地
昔附於姑蘇
佩帶江湖南瀕大海觀
望之美焉歷吳晉
聞名卿繼出風流
文物相傳不泯聞
里所記遂爲故事
景祐初元八月予
被詔爲縣至部且
一年而囹圄多囚
繫簿書嬰期會
羸沒朝夕精疲意殆

凡山川風物在境內者未嘗一日而講求焉粵今秋邑
人有訟古泖湖者持舊圖經詣庭以自直因得而究之
凡經所記土地人物神祠壇壝所言甚詳行部之餘輒
至其地因里人而咨焉多得其真代異時移喟然興歎
卽采其尤著者爲十詠皆因事紀實按圖可見將以志
昔人之不朽誠舊俗之所傳云爾

顧亭林

顧亭林湖在東南三十五里湖南又有顧亭林相傳陳顧野王居此因以爲名焉

平林標大道曾是野王居舊里風煙變荒原草樹踈湖
波空上下里閭已丘墟往事將誰語淒涼六代餘

寒穴

金山北有寒穴清泉出焉其味甘香

紹熙雲間志卷下

二

觀自得齋徐氏校刊

絕頂千雲峻寒泉與穴平還同帝臺味不學隴頭聲夜
雨遙源漲秋風顛氣清誰云蔗漿美纔可析朝醒

吳王獵場

在華亭谷東吳陸遜生此子孫嘗所遊獵後人呼爲陸機茸今其地爲桑陸

昔在全吳日從禽耀甲戈百車嘗載羽一目舊張羅地
變柔桑在原荒蔓艸多思人無復見落日下山坡

柘湖

在縣南七十里湖中有小山生柘樹因以爲名吳越春秋海鹽縣淪沒爲柘湖吳地記秦

時有女入湖爲神今其祠存

世歷亾秦遠湖連大海瀕柘山標觀望玉女見威神渺
渺旁無地滔滔孰問津何年化魚鼈鬚鬚歷陽人

秦始皇馳道

在縣西北崑山南四里相傳有大堽路西通吳城卽馳道也

秦德衰于祀江濱道不脩相傳大堤在曾是翠華遊玉
趾如將見金椎豈復留悵然尋舊跡蔓艸蔽荒丘

陸瑁養魚池

在縣西今名瑁湖或云卽陸瑁所居相傳有宅基存焉

代異人亾久澗池卽舊居未移當日地無復故時魚蒲
藻依稀在風波浩蕩餘水濱如可問一爲訪庭除

華亭谷

在縣南蔡衍三百里入松江

深谷彌千里松陵北合流岸平迷晝夜人至競方舟照
月方諸泣迎風弱荇浮平波無限遠極目漲清秋

陸機宅

華亭谷水東有崑山相傳卽其宅陸機詩云髣髴谷水陽婉變崑山陰今其地存焉

舊諫傳遺趾悠然歷祀深人無令威至門異下邳箴谷

紹熙雲間志卷下

四

觀自得齋徐氏校刊

水當年溜崑山昔日陰魯堂那復見絲竹若爲尋

崑山

華亭谷東二里有崑山陸機祖葬於此因生機雲時人以崑山出玉因名此山以美機雲焉

昔有人如玉茲山得美名巖扁鎖積翠谷水斷餘聲喬
木今無在高臺久已傾如何嵩嶽什獨詠甫侯生

三女壩

在縣東南八十里相傳吳王葬女爲三女壩於此

淑女云亾久哀巨尙著名九原誰可作千載或如生青
骨何時化荒榛此地平空餘圖諫在丕復啟佳城

顧亭林

野王所居也

王介甫

安石

寥寥湖上亭不見野王居平林豈舊物歲晚空扶踈自

古聖賢人邑國皆丘墟不朽在名德千秋想其餘

寒穴

神泉冽冰霜高穴與雲平空山停千秋不出鳴咽聲山
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醒

吳王獵場

吳王好射虎但射不操戈匹馬掠廣場萬兵助遮羅時
平事非昔此地桑麻多猛獸亦已盡牛羊在田坡

柘湖

湖中有山生柘故名柘湖記
云秦有女入湖爲神今有廟

柘林著湖山菱葉蔓湖濱秦女亦何事能爲此湖神年
年養雞豚漁子自知津幽妖窟險阻禍福易欺人

紹熙雲閒志卷下

五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始皇馳道

穆皇得入駿萬事得其脩茫茫千載閒復此好遠遊車
輪與馬跡此地亦嘗留想當治道時勞者尸如丘

陸瑁養魚池

野人非昔人亦復水上居紛紛水中游豈是昔時魚吹
波浮還沒競食糟糠餘吞舟不可見守此歲月除

華亭谷

水行三百
里入松江

巨川非一源源亦在眾流此谷乃清淺松江能覆舟蟲
魚何所知上下相沈浮徒嗟大盈北浩浩無春秋

陸機宅

故物一已盡嗟此歲年深野桃自著花荒棘徒生箴芊
芊谷水陽鬱鬱崑山陰俛仰但如昨游者不可尋

崑山

世傳陸氏家生機雲
故名崑山言生玉也

玉人生此山亦傳此名崖風與穴水清越有餘聲悲
哉世所珍一出受欵傾不如鶴與猿栖息尙全生

三女岡

自古世上雄慷慨擅功名當時豈有力能使死者生三
女共一丘此憾亦難平音容若有作無乃傾人城

雲閒唳鶴之鄉也得名舊矣前人故跡多有存者寥
寥千古斷碑殘刻不可稽證唐公彥猷昔宰是邑得

紹熙雲間志卷下

六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記籍於編氓遂卽事物之尤者賦爲十詠相國舒王
從而和之觀其立言措意發揮形容豈務闢緝爲一
時綺語而已撫事興悲該含教化使志士高人過而
玩閱殆有深思遐想不能自己者誠足嘉矣歷年滋
久哀次在後或未之見逮今府座檢討毛公好古博
雅得泉寒穴序而銘之取斯詠載其閒余姑求諸別
集而得焉且念唐公之作刊示庭廡旣久而此獨無
傳抑亦文物之闕事故書之翠珉以示方來庶幾海
濱之邑自是增光焉爾權知縣事徐汲記

青龍海上觀潮

梅聖俞

百川倒蹙水欲立不久卻迴如鼻吸老魚無守隨上下
閭向滄洲空怨泣摧鱗伐肉走千艘骨節專車無大及
幾年養此膏血軀一旦翻爲漁者給無情之水誰可憑
將作尋常自輕入何時更看弄潮兒頭戴火盆來就濕

顧亭林

梅聖俞

鄉村空林木不見古人居猶尋古人跡更與古人踈昔
爲賢豪里今亞蘆葦墟湖邊夜月光彩波上餘

寒穴

山頭寒泉穴淨若鏡面平熨齒敲冰冷貯餅微玉聲
有野鹿跡上啼林鳥清何由一往挹況復方病醒

紹熙雲間志卷下

七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吳王獵場

孫氏有吳國四海未息戈獵以耀威武平野萬騎羅英
雄魏與蜀貔虎一何多世事異莫究但見桑麻坡

柘湖

柘土久陷沒千歲嗟水濱不復吳鹽邑空有秦女神浩
蕩吞海日曠闊迷天津扁舟誰能往早暮逢漁人

秦始皇馳道

秦帝觀滄海勞人何得脩石橋虹霓斷馳道鹿麋遊車
轍久已沒馬迹亦無留驪山寶衣盡萬古空冢丘

陸瑁養魚池

來觀瑁湖水乃是陸生居春塘艸幾變誰膾此中魚莫
容科斗應亦有魯王餘不隨蛟龍飛神鼈未可除

華亭谷

斷岸三百里縈帶松江流深非桃花源自有漁者舟聞
意見水鳥日其泛觥浮何當騎鯨魚一去幾千秋

陸機宅

我思陸平原廢宅荒艸深才高乃速禍事往不可箴飢
鳥啄樹顛野鼠窟庭陰黃耳亦已死家書無復尋

崑山

陸氏幾世祖葬此生令名猶如產美璞遂爾傳嘉聲寒

紹熙雲閒志卷下

八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巖畜奇秀源水日東傾何言千載閒二子不更生

三女岡

吳王葬三女因留此岡名已化彼粲質合有蘭蕙生嫺
娟夜月照掩諱朝霧平古魂如未泯不遠闔廬城

過華亭

梅聖俞

晴雲唳鶴幾千隻隔水野梅三四株欲問陸機當日宅
而今何處不荒蕪

題李景元畫

蘇軾

景元名申本儒家子落魄詩酒閒尤善墨戲米
元章畫史嘗及之往來松江上不知其所終

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百年寥落何人在
只有華亭李景元

醉眠亭

李行中

行中字無悔築亭青龍江上東坡名之曰醉眠

諸公皆有詩

簷低檻曲莫嫌隘地僻艸深宜晝眠代枕莫憑溪上石
當簾時借屋頭煙倦遊拂壁畫山徑貪醉解衣還酒錢
一水近通西浦路客來猶可棹漁船

醉眠亭寄韓憲仲廷評

野徑荒亭艸沒腰一眠聊以永今朝放懷不管人閒事

紹熙雲閒志卷下

九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破夢時聞夜半潮玉柱劉叉詩未獻金龜太白酒難招
知君有意尋安道咫尺何時動畫燒

趙明叔太博未識醉眠亭先貺佳篇

要識荒亭路不賒浦西橋北對漁家牕嫌日曝新栽竹
蔬占畦長未種花壁上客來堆醉墨籬根潮過積寒沙
被人誤號陶潛宅也學門前五柳遮

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絕

蘇軾

已向閑中作地仙更於酒裏得天全從教世路風波惡
賀監偏工水底眠

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

須信陶潛未苦賢

孝先風味也堪憐
肯爲周公盡日眠
枕麴先生猶笑汝
枉將空腹貯遺編

同前

蘇轍

是非一醉了無餘
唯有胸中萬卷書
已把人生比籩傳
更將江浦作堦除
欲眠賓客從教去
倒臥氍毹豈暇舒
京洛舊遊真夢裏
秋風無復憶鱸魚

同前

李常

陶公醉眠野中石
君醉輒眠舍後亭
人知醉眠盡以酒
不知身醉心常醒
衆人清晨未嘗飲
已若醉夢心冥冥

紹熙雲閒志卷下

十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淫名嗜利到窮老
有耳亦不聞雷霆
醉石雖頑委山側
苔昏日剝誰與扁
牧童樵叟亦能指
卒以陶令垂千齡
危簷弱棟倚荒渚
海霧江雨穿踈櫺
勿謂幽亭易摧折
勉事偉節同明星

同前

陳舜俞

酒膽長輕六印腰
醉中一枕敵千朝
興亡藐比榮枯柳
聚散看同旦暮潮
酣法本應塵外有
醒魂徒向水邊招
已聞佳士過從約
不似江東返去橈

同前

張先

醉翁家有醉眠亭
爲愛江堤亂艸青
不聽耳邊啼鳥亂

任教風外雜花零飲酣何必過比舍樂甚應疑造大庭
五柳北牕知此趣三閩南楚謾孤醒

同前

王觀

松陵江畔客築室從何年世俗徒紛紛不知李子賢在
彼既不知不如醉且眠聲名袞袞誰知命醉非愛酒眠
非病長江渾渾無古今羣山迴合來相映呼奴沽酒不
可遲買魚斫鱠煩老妻何必紉繩繫飛兔百年長短空
自知直將裊視天地冥冥支枕窮四時九衢足塵土
朱門多是非秋風老蓴鱸扁舟何日歸

同前

秦觀

紹熙雲閒志卷下

十一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醉來豐瘁同眠去身世失二樂擅一亭夫子信超逸杯
行徂老春肱枕頽升日壯志未及伸幽願良自畢

同前

張景脩

樽前從客笑夢裏任花飛野鳥喚不醒家童扶未歸有
榮還有辱無是卽無非萬事藏於酒先生亦見機

同前

韓宗文

萬慮中來攪不眠醉時一覺自陶然冥冥固已忘天地
豈向杯中覓聖賢
得酒休論飲得仙醉中遺物爲神全世閒反覆無窮事
吏部難忘抱甕眠

昔有遺賢世所憐
滄浪亭下醉時眠
松江變酒終難待
卻對殘燈理短編

同前

蘇 柎

疲人思向醉中眠
物我翛然萬慮閑
渴飲蔗漿勞隱几
吾身自足艸萊閒

趁陽渴鹿背清泉
之子名亭取性便
適意中間卻無事
期君忘醉亦忘眠

同前

晁端佑

瀟灑松陵江上亭
醉來一夢傲雲屏
生前笑語君須惜
世事紛紛不用醒

紹熙雲閒志卷下

七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盤石幽亭樂未央
是非窮達兩相忘
塵寰下望知何許
爛醉高眠自有鄉

塵埃收得一身閑
飲盡春瓶曝背眠
醉耳猶嫌山鳥聒
夢魂終日上高天

一枕雙湖意浩然
狂歌酒盡卽高眠
吾生久與時相棄
好逐君歸作二仙

同前

晁端彥

人生有出處兩事固希全
達則都廊廟致君堯舜前
聲名喧宇宙指顧生雲煙
不然早晦隱縱意樂當年
第一莫如醉第二莫如眠
無悔水鄉士子瞻稱其賢埋照不

于世作亭臨清泉歡來卽痛飲酣諱竟長筵陶陶非假
寐泯絕平生緣盡得杯中趣常爲枕上仙影從明月照
名任清風傳願君遂此志其樂更相先醉無三日醒飲
盡百斛船境界如古莽魂夢遊鈞天莫學不佞者狗祿
遭纏牽進無濟世志退無負郭田獨醒少意緒寡睡多
煩煎風波驚性命鞍馬積胼胝未得立籬下應難臥甕
邊區區爲寡仕短詠愧非妍

同前

晁端稟

吏部甕閒眠先生牕下臥夜偷綠醕飲晝喜清風過人
爲清風快於酒擺落煩襟洗塵垢吾知醉寢勝閑睡可
紹熙雲閒志卷下

五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以寄天真兮忘世累溝瀆超江漢幕席視天地蝴蝶不
知緣變化黃梁未熟虛營利從來閑處得閑樂何者功
成與名遂隴西夫子稱世賢世家自是酒中仙作亭占
得松陵地東坡名之爲醉眠醉復眠兮眠復醉頤養鄒
軻浩然氣賢人爲濁聖人清昏昏夢寐都忘形花影滿
身猶未覺竹風吹面不知醒憶昔樂天貪醉吟吟哦未
免勞其心不如醉睡了無事其樂陶陶得趣深我身走
塵埃羈鞅殊未息有所思兮在高軒欲往從之路艱塞
無緣一榻同醉眠空禿干毫揮醉筆

同前

關景山

杜老顛狂尋酒伴，經旬只走出空床。輪君縱飲還高臥，長有生涯作醉鄉。

貧饒北海杯中物，靜勝長安市上眠。亂地春風吹不醒，功成合與酒爲仙。

同前

楊蟠

江花可醉草堪眠，細想人閒底處便。客散樽空欲歸去，此身還被月留連。

江上聊遊我未能，羨君長醉臥高亭。不因鶴唳破殘夢，還有涼風吹酒醒。

清簟疏簾一醉身，寂寥不稱詠詩人。春風亦有憐才意，

紹熙雲閒志卷下

齒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故擺殘花作繡裯

同前

僧道潛

嘗聞李謫仙，飲酒興無盡。醉來臥空山，天地卽衾枕。當時放迹奇，流俗不可近。君今外形骸，與世不拘窘。寸心合虛曠，萬事一以泯。開亭向幽圃，朝夕事醉寢。茅簷落日欲醒時，起對嬋娟拂瑤軫。

題千山圓智寺

沈遼

海天寥寥禾黍秋，人籟已息煙露收。數聲鶴唳草堂靜，何苦更向咸陽遊。

雲閒

野天茫茫秋水清生盡蒲蘆無人耕不知三吳地方壯
老鶴空向煙中鳴

又

蠟屐去陽羨乘桴望雲間腰垂陶令印意在莊生環斯
民久困敝何用惠孤瘵於心倘有愧拂衣歸故山

陸機雲碑

朝日欲出已復西人閒興廢那可知崑山陵谷久已變
水旁惟有將軍碑

余山月軒

朱伯虎

愛月開軒絕頂閒屹然危狃歷層巒翦除羣卉當簷盡
添得清光滿檻看亂石雲堆秋色冷老松風入夜聲寒

紹熙雲閒志卷下

十五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十年夢寐江鄉景杖屨終期日倚欄

超果教院見遠亭

李景元

高僧欲縱目橋上建橫亭野水茫茫白羣山點點青客
帆風送葉漁火夜遺星看盡朝昏景天涯一畫屏

湖齋

朱之純

平湖十頃水汪洋得意茅齋且屈藏園種小桃今結子

池栽翠萋更聞香六龜已兆千年瑞予湖上治圃於桃
根獲古龜六枚其

小如錢雙鶴看呈八月祥昔時雲開有仙鶴觀每中秋月
夜有仙鶴下往往觀之得名以

此今予治圃谷
水鄰其地也居此倏然忘世味此心尤懶去龍陽

寄題華亭朱氏谷陽園

蔡肇

陸機異時宅故物無復迹悠悠谷水陽野水悽餘碧我
觀豪士賦文字豈不白一爲功名誤末路真可惜至今
風雨夜哀鶴鳴不息千秋得吾人淨眼照阡陌結茅風
煙際一悟世網窄古今一丘貉貴賤百年客閉門橙橘
香隱几冰凍釋我懸升斗祿矯首望八極人生勞逸閒
此殆天所激鵬翔赤霄動鯨噴碧海坼爲爾具扁舟送
此齒髮迫

朱氏天和堂

黃裳

朱樸隱居華亭自號天和子

紹熙雲間志卷下

七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谷水悠悠水天闊綠竹漪漪玉龍活天和堂在翠微中
堂上誰誇青瑣闥二俊昔爲才所驅未識危邦何太愚
輕抱雄文走西洛漫勞黃耳尋中吳豈謂七百有餘載
乃獲夫子營我廬能向平時脫羈絡爲悟浮雲此生錯
通道益深醉隱亭載鵬風厚道遙閣萬累紛紛無處尋
須信天和有所樂彼哉二俊何不歸空歎華亭數聲鶴

同前

徐鐸

先生晦迹谷水東志趣不與晉賢同遙聽鶴唳笑二陸
巢傾穴碎非爲工浩然養素遠聲利脫去羈束離樊籠
醉隱亭中二十載桃紅李白搖春風感時嘯詠聊自適

誰知富貴爲窮通羨君高操超流俗直疑變姓稱朱公

同前

楊傑

聞說隱君子天和長自如卮言莊叟意谷水士衡居窮
達分已定利名心頓踈繡溪歸未得吾亦愛吾廬

同前

趙挺之

華亭山水佳秀色宛如畫前賢有隱蹟卜築俟來者高
人養天和放浪寄林野安知歲月徂但喜名利捨傳家
得之子流輩推博雅春風振客衣逸棹東南下賦詩臺
閣彥落落珠璣瀉持觴拜親膝喜色動鄉社都城十二
衢塵土翳車馬一夢逐君行茲懷已瀟灑

紹熙雲閒志卷下

七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同前

豐稷

路左漿先饋門前屢幾重勇歸塵事擲恬處道心澆弄
水知幽谷觀雲想妙峯夜淡孤鶴唳清露滴高松

宣妙院上方

劉正夫

水定浮春岫鴉盤落遠林上方鐘送夕隱几興何淡

華亭秋日

張擴

陰雲薄薄滿秋輝曉露含光溼翠微
荒城擣練給征衣淨如掃迹畋無幾
多不論錢蟹政肥
定是水鄉差可樂不應潦倒未成歸

過澱山湖

張擴

昨日過湖風打頭葦蒲淡處泊官舟近人身鳥語聲碎
瀕海風煙日夜浮午飯腥鹹半鮭菜客牀顛倒一皮裘
平生浪說在家好晚向波濤未肯休

顧亭林

胡松年

海山盪佳氣千載傳古居平生讀書地竹柏靜以踈忠
義貫白日名不埋幽墟苗裔今幾何誰能補其餘

船子和尙三詩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
滿船空載月明歸

二十餘年江上遊水清魚見不吞鈎鈎竿斫盡重栽竹

紹熙雲閒志卷下

大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不計工程得便休

三十餘年坐鈎臺鈎頭往往得黃能錦鱗不遇虛勞力
收取絲綸歸去來

又題松澤西亭

一葉虛舟一副竿了然無事坐煙灘
忘得喪任悲歡卻教人喚有多端

一任孤舟正又斜乾坤何路指生涯
拋歲月臥煙霞在處江山便是家

愚人未識主人公終日孜孜恨不同
到彼岸出樊籠元來只是舊時翁

華亭道中

僧道潛

白水茫茫天四空黃昏小雨溼春風五更百舌催殘夢
月到官河柳影中

吳郡征北將軍海鹽侯陸府君之碑

君諱璋字元容吳郡吳人也昔龜鳳啟符嬀□□襲□
□之肩世爲諸侯或□于陸鄉因氏姓焉顯考吳故左
丞相□聲聞於海內君繫遠祖之懿緒承洪族之清□
嵩嶽降其神淵瀆協其氣是以景靈咸贊奇姿挺傑合
九□□性聰苞五□□□叡故能□□大業□經□德
指瓊雪而□□行瞰雲霄而厲峻節若夫愔經好古玄

紹熙雲間志卷下

九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圖□則思□□□之□神入幽苾之□□□□而識
其機苞萬品而□其指也爾乃披褐林□□遲養真值
□□求士匪□□□□□敷沈綱繞□□□□石
之□幽澤無散髮之□君□斂節降志屈□從時赤烏
六年徵宿衛郎中□□□□遷左郎中治書執法□
中校尉立義都尉五官郎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君克
明□憲允亮納言□□□□封海鹽侯加裨將軍行
左丞相鎮西大將軍事於時基辰□御江河異宗皇晉
蕃平南境有□□□□□□□□君征北□□□□
□□□□□□□□則儒色溫□武弁則□氣莊爾乃

撫戎廟算量敵□□□□北攻前□□□□
□□□□彼場□憚威之□也及其委戈執□入賓
皇儲若珍衽席講道論□□□□而□□
其□□□世俗方昏日月不照鴟梟□□豺狼競趨君
恥甯武之詳愚厲相考之烈□□□□以
□□□□□□興遘具錦疾□合采□受侮以
遐遷永蕭□於積祀到大康之□□□□栖□
□水□□□□鱗君將□□□之蟠奮朝陽之羽□□
箕之入周陳洪謨于晉宇享年不永春秋知命□□而
□夫□□君德□銘大勳今之通義人道之□事也君

紹熙雲間志卷下

子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元子西曹章安二縣令奉車都尉衛仲子□□□大
夫□□掾□□子散騎□□郎前將軍厯陽宣威二郡內
史階仰堂構之遺蔭蒙析薪之□荷詠□□□永思感
蓼莪□□□□山以代君命執翰以褒德庶同輝於
日月垂永熙於罔極也乃作頌焉其辭曰
皇綱不□天裂地□煌煌南基敵輝北辰桓桓□□
命作□龍嘯江□威響北振運否承泰六合□一帝鑿
海嶽求其隱逸將彈南冠入亮皇室我翼未揮□□
折何用不德命此執翰鏤金作頌億載不刊泰甯三年
歲次乙酉十二月壬戌朔一日壬戌立

大唐故朝議大夫護軍行黃州司馬陸府君墓誌

銘

朝議郎行右拾遺靳翰撰

君諱元感字達禮吳郡吳人也昔者舜嗣堯歷協帝初以闢門田育姜姓賓王終而有國其後俾侯於陸開錫氏之原作相於吳纂承家之祕立德之緒莫京於代曾祖慶梁官至婁令入陳三辟通直散騎侍郎皆不就祖士季陳桂陽王府左常侍隨越王府記室皇朝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父謀道皇朝周王府文學詳正學士竝茂稱奕代餘慶資身擢慧葉而增芳飛靈波而益濬去官辭辟語默稱賢函席曳裾文儒繼美君生而敏慧長

紹熙雲間志卷下

三

觀自得齋徐氏校刊

而溫良識聰明而惟淡體矜重而不野宗族愛而加敬鄉黨狎而愈恭始以資宿衛解褐韓王府參軍事以丁憂去職服闋值國討狄軍出定襄戎幕擇材君爲從事文武吉甫斯之謂與尋爲婺州龍丘丞贊貳有能風俗時變遷睦州建德和州歷陽二縣令育人去殺訓物齊禮子游絃歌武城歎其焉用仲康身獸中牟稱其仁及尋加朝散大夫除黃州司馬到官未幾以神龍三年七月二十日邁疾而卒春秋七十有五夭不與善神無福謙不其悲哉粵景雲二年三月初一日葬於崑山禮也初文學府君以擅班固漢書勅授舒王侍讀君少傳其

學老而無倦此易所謂幹父之蠱詩所謂聿脩厥德者
也嗣子南金等哀號弗及孝思率至卜兆是營封樹特
永憂陵谷之變託詞頌休銘曰

簫韶儀鳳觀國賓王我祚光兮東有齊土南入吳鄉
我族昌兮自君嗣業履素含章我譽臧兮內遊藩邸
外掃戎場我才揚兮爲丞與令化洽三方我人康兮
天子命我我朱孔陽佐於黃兮美志未極盛圖云亾
訴穹蒼兮頌德休問地久天長永無疆兮

唐故朝散郎貝州宗城縣令顧府君墓誌

公諱謙字自脩其先吳郡人季歷丞相肅公之後也漢

紹熙雲間志卷下

三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魏以降蔚爲茂族史譜詳載此得略而述焉大王父諱
希揚登州軍州事衙推王父諱彭堯州司戶參軍先府
君諱行大宣州甯國縣丞先太夫人吳郡陸氏公卽先
府君冢子也公體質魁梧風神朗秀溫其珪璧凜若松
筠粵在綺紈質性端敏卷舒退進逾於老成早歲舉明
經三禮二科洞達微言貫穿精義獨行不合時流所排
晚節以談笑曳裾歷諸侯上客魏帥何公一見若平生
交表公高才請宰劇郡由是褐衣拜貝州宗城縣令公
以戎虜之地民俗驕愎非鳴琴可齊○展驥仍乖理張
翰之扁舟企陶公之○躡浙右勝地雲閒故鄉豹隱鴻

冥韜光晦迹其有崑廊彥士□島逸人每披霧見天開
雲觀雉莫不高山仰止如不及焉噫人皆知麟鳳之爲
瑞而不知善人爲瑞也不使公執政當路於時元龜□
□不泯於將來盛德必鍾於後嗣□造物者大誤彼蒼
生之不幸乎嗚呼夢感兩楹□生二豎以咸通十三年
歲次壬辰六月二十有八日丁卯啟手足於蘇州華亭
縣北平鄉崧子里之私第高年六十有七先是公於第
之南隅列植松楸有公叔□之想焉明年歲在癸巳十
一月二十四日乙卯灼龜析著姑遂先志窆於茲原禮
也夫人弘農楊氏貞順婉約閨門楷儀□爽撫孤罔不

紹熙雲閒志卷下

五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適禮僎滁州全椒縣尉先公而逝□一人適明州象山
縣令張夔男六人長曰寰杭州鹽官縣尉次曰台常州
晉陵縣尉次曰占菊州館驛巡官試左武衛兵曹參軍
次曰寔鄉貢明經次曰滔次曰潛皆在嬰幼唯寔與滔
□公之胤咸能□□接物孝悌治身動惟直方靜必溫
克奉詩禮之明訓在邦家而有□是使聯榮清途列羽
霄漢有後於魯斯其比與女二人長適吳郡張聿之明
經出身解褐蘇州華亭縣尉次許嫁吳興姚安之登童
子學究二科再命爲東宮舍人率皆禮樂名儒簪纓盛
族公之中外姻表輝映當代不可一二而言也嗣子寰

欲□□之不絕感陵谷□咸遷泣血號□請銘幽石恭
爲銘曰

愷悌君子兮如珪如璋如璋鳳鳥不至兮麟出罹殃彼蒼
不仁兮曷爲其常甘泉倏竭兮風焰摧光孤惇洒血
兮行路淒傷青鳥告□兮甯神高岡

新建至聖文宣王廟記

陳執古

至矣哉先儒之稱夫子也子貢則喻諸日月孟子則冠
於生民通其祀則韓吏部以社稷爲非嚴無其教則杜
子美謂夷狄之不若是皆傑出意表垂範將來扶狂簡
之肺肝判冥頑之耳目膚淺庸蔽又何加乎若乃誦聖

紹熙雲間志卷下

舌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籍以知歸服儒衣而不變以嚴師爲己任將尊道爲士
先苟得其人不繫乎位華亭縣者嘉禾郡之劇邑也當
土蔽水煩之地屬風頽俗雜之餘民無堅正之心世尙
剽狡之氣淫神以邀其福佞佛以逃其禍先王之教咸
罔聞知廟貌之靈宜夫委頓自錢氏納土宋運有開年
厯寢溪邑長相繼殊未思政理以五常爲本五常由夫
子而明必有所宗是宜崇祀率視如弁髦之敝孰能存
愛樹之心介於荒刹之隅甚矣鄭門之困今天子明神
所勞禮高聿脩典攸存牲幣靡闕而況褒成教本位
極真王通邑之祠不絕如綫非所以副國章之舉廢俾

鄉校之知方少傅劉君是有志於斯也劉君世編官族代傳素風養勇久負於一鳴適道無辭於寸祿下車而姦盜屏假印而獄訟清胥尹伏從閭里競勸當其至止首謁聖師撥蠪蛸而入戶庭履蔓艸而升堂陞致美且慙於黻冕改爲奚及於緇衣列像毀殘侍座跋倚裴回瞻覩俛仰咨嗟不易新規曷成大壯爰求隙地得於縣東營爽塏之基委諸雒氏度中伐之木命以梓人民忘悅使之勞吏謹不愆之素由是重門祕殿做大厦以耽耽東序西廂亘文樑而翼翼後建殖庭之字用鋪講藝之筵旅楹既閑陋堵室之非度縮版以載見宮牆之

紹熙雲間志卷下

五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特高而又約奉身之資損計日之俸儼辟容而允穆飾華袞以鮮輝入室之賢僉僉侍坐陞堂之衆濟濟負牆置孝愛之一人與配侑而兼列如在之威神備矣致誠之典禮敦焉俎豆嘗聞風雨攸除嗚呼大道既隱明王不興儒雅之儔沒沒無媿矧夫皇猷允塞文令闡揚夫子之英煥煥宜久豈獨行於萬里長幼之序有倫如能達彼四方齊魯之風可變執古性惟樂善學愧親師聖門難言誠甘取誚互鄉與進冀許偕行直書內疚於無文不朽幸刊於美石時天禧二年歲次戊午閏四月十一日記

福善院新鑄鐘記

呂諤

昔黃帝命伶倫氏鑄十二器蓋鐘之始也召從律之氣揚治世之音上同和於天下協贊於神人暨西域聖人化寢中國海貯真教星羅梵宮方袍之士佛肆之間亦建鐘焉大者數萬斤小者數千斤或謂振豐隆之響鼓鏗銅之聲警六和之衆息三塗之苦天下之人信服斯語悉務蠲施曾無閒然矣福善院屬秀州華亭縣之西北隅內熏浦之陽僞梁犯仁宗諱明六年之所建舊曰尊勝皇宋大中祥符元年肇錫新額斯院也臺殿輪奐廊廡完備象設孔嚴緇徒櫛比惟鐘闕如院主沙門遇

紹熙雲間志卷下

三

觀自得齋徐氏校刊

來大師幼脫塵網素演竺書內行醅明外貌芳潤忽一日喟然歎曰凡燕居蘭若式遠郭郭苟無鐘梵之音曷爲我晨昏之號令耶遂命門弟子詔誣與耆宿僧德成厯冒風霜徧誘檀信隴西董仁厚欣然樂善首施淨財三十萬緡是近者遠者靡不悅隨天禧四年冬十月謹乃抵郡薦狀乞聞天庭尋詔下許輸錢易銅以鑄斯器明年值洪水方割下民昏墊亟就茲緣時不我與洎天聖二年歲之豐和俗稍蘇息謹復率衆聚財載聞郡政乃命青龍鎮巡檢侍禁太原王公繼斌莅而鑄之公芳猷蘭祕峻節霜明幹局有聞從事無曠十二月己巳鳧

氏設良治而鍛鍊焉境邑士女觀者如堵銅旣山積火亦煙熾洪爐啟而祝融奮怒巨橐扇而飛廉借力凝煎沸渭翕赫霄壤俄而煙飛燄歇豁然中度華鐘告成厥功斯就揭珍臺而彌奐發鯨杵而大鳴激越人天聲聞遐邇不柝不鬱不櫛不窳匪獨導我之真侶抑亦聰彼之羣聳縱使漢宮千石感崩山而發秀豐岫萬鈞應巖霜而振響豈得同日而語乎諤丁制滁陽退居江左承命敘事牢讓弗違謹直書其實云耳時皇宋天聖三年二月十五日記

重開顧會浦記

章 峴

紹熙雲間志卷下

毛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禾輿郡領邑四號繁劇者華亭居其首唐天寶中析吳郡東境而置焉負海控江土爲上腴其魚鹽之饒版圖之盛視它邑之不若也國朝重馭民之官宰是者非名通閭籍秩在京寺則未始輕授慶厯辛巳歲夏六月彭城錢君以九棘丞來更縣章君再調百里元空凡積政閒有因仍未遑者元空思諗窮之顛乎改爲如恐不及直縣西北走六十里趨青龍鎮浦曰顧會南通漕渠下達松江舟楫去來實爲衝要平疇芳甸俯羅迤邐灌漑之厚民斯賴焉自簞山之陽地形中阜積淤不決漸與岸等每信潮吐納才及半道而止者垂三十年康定

建元之後愆澤仍歲浦無流津榜人其咨捨舟而徒錢君惻然有濬浦便民之志首建元空明年春由青龍睨江瀾所來圖上其狀遂以議白府會府公集仙錢侯偃藩之初銳於振舉周覽風俗憫時苗凶期於順成刻意溝瀆樂聞斯議深然其請乃籍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之民得役夫三千五百五十人府教以尉孫君專董其役既授成筭乃克濟美庀徒之始患穀高民飢又重費官廩募邑之大姓洎瀕浦豪居力能捐金錢助庸者意其豐約疏之於牘誘言孔甘喜輸叢來凡得錢一百三十六萬計粟之直頭會而晨敷之繇是揆日戒告標

紹熙雲間志卷下

天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明部分定幟臚呼荷鍤雲集澤門廢不勉之扶東山賦忘勞之詩興三月辛酉訖四月己丑始於邑郭終於江澗增深四尺槩廣八丈無慮役工十萬二千九百五十畚土平道者不預焉距縣半里舊設堰堤壅其上流今則仍貫按圖經縣管塘浦大而居其最者五顧會是其一焉次曰盤龍曰嵩塘曰趙屯曰大盈而嵩塘首源與顧會合俱支流股引環瀆民壤錢君又諭墾田者乘農之隙戶出丁壯咸至顧會疏導之其或歲苦淫雨水沴且作則敗去防庸縱其澶漫自浦而泄匯於大川若驕陽盛怒蘊隆爲虐則滌渟潮波分注疆畝由浦而入潤

慨千頃夫然則陰陽慘舒之權歲時豐穰之候可移於
人手何水旱之足慮哉爾其大堤屹起素波盛滿煙霞
澄滅乎萬狀奔淪朝夕而兩至行商力穡者各適其便
拏音壤歌而歡騰其閒於是邑氓之耄老鼓舞聚而言
曰茲浦之堙爲吾儕病久矣曩時字人者雖廉得利害
而嗇於經費豈物有通否必待其人耶今吾宰以和惠
浸人髓以鍼石去民瘼興壞起廢易於轉圜是舉也靡
殘乎私罔耗於公因民所欲而利之則圖大垂久之制
孰愈於是哉噫穀浦之爵風化所繫昔人之以最課異
績美在犯 情 今上 御名史者不可勝紀今之爲縣者雖有通

紹熙雲閒志卷下

无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人之才囁於施用而易於韜晦率不過循蹈常轍飭身
養望爲榮名之漸坐守歲華幸而代去其於建利除害
幾何哉觀是浦也則錢君政治之淑慝從可知矣僂工
之辰命采寮浮舟以落之峴職當載筆宜識其事聊謹
歲月以俟來者云慶歷二年歲在壬午四月二十九日
記

濟民倉記

李璋

夫事有鉅可遺而微可書者抑有民忘其勞猶以大爲
小者其竝見於秀州華亭之縣倉乎治平三年五月一
日子臝舟倉下會老人植杖而言曰我邑歲輸公租一

十萬有奇入於州戶苦之近俾就藏僧寺客亭人憂之
借糧貸種數加多無定計夙夜警邏皂勤之素無倉也
其誰敢議其倉者今倉成之初築蔬圃割湖地爲菽十
八容受十二萬民自請號濟民倉實濟而悅之也翁云
自祖父來脫五代湯火沐浴膏澤拭目觀太平踰百年
爲幸民未識官倉今見之益以幸翁頃嘗病河之冰舩
阻而寢矣官督急胥是掙而扶矣此豈倉之屋乃民之
身矣倉完身完而已矣民之心一若是如何不曰濟之
乎翁且不知知縣誰何翁聞嘉祐七年夏迎來次年七
月敢議倉請於州州請於外臺從其議已而民願助力

紹熙雲間志卷下

三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者源源不可遏於是遠致海木又不半稔而倉立翁在
田中與鄉人聞則不信亟闖之赫哉偉乎其可信之也
迫而察仰而觀非人力神而化之也翁怪如是乃詢於
衆衆謂我家旣力有餘也令不吾擾愷悌之恩也詩云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父母有命可違與倉費大其助之
小也令言重分任之輕也費之愈大愈小也言之愈重
愈輕也思耐心而勞忘形也湖亭蔬圃不利人而害人
者也昔諺有之曰責亭葺而游席不理而休責圃滋而
育蔬不供而朴今變害爲利反諺爲頌其頌云倉亦有
亭廡亦有圃亭席高廣圃蔬蕃廡翁又曰古聖賢興利

在民者以爲稱職恥名之常也後世興作游觀利在己而反名之是自名其無恥者也今知縣其如何人也然翁聞倉成之日與諸僚吏落之日吾不圖爲倉而至於斯也慰民心而自謂濟之也已然則翁知夫知縣之志在柱石朝社而不在于委積禾黍也宜矣奈何民之言曰事雖鉅而無益莫若微而有德微猶然況大者乎翁亦曰頌可傳莫若刻之於石千萬斯年子未諳之乎爲記之蘇士李璋也爲書之鹽監殿丞徐大方也爲立之題之者主簿方澤縣尉朱德新也茲二人實佐佑於知縣殿丞袁公成倉者也公名晉才字器之潯人也

紹熙雲閒志卷下

三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思堂記

蘇軾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乎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甯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歿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

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空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閒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以謬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眉山蘇軾記

紹熙雲間志卷下

三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思堂記

章望之

吾族弟質夫官華亭縣之初治其官寺爲思堂以居子爲述而記之曰君子慮於正小人慮於邪惟邪動罔不凶惟正動罔不吉是宜戒哉戒之哉有攸爲也君子之於是不勤則不成不思則不得故夜而思之旦而反復之盡日以行積日以爲月積月以爲年積年以爲世爲善而無厭然後大善立矣是以君子行務五德四失曰夫何謂五德道貴有仁貌貴有禮言貴有信心心貴有義業貴有學也道貴有仁所以成身也貌貴有禮所以交人也言貴有信所以誠物也心貴有義所以制事也業

貴有學所以通理也何謂四失非也過也怨也忿也非
無容一過無容再怨無容長忿無容既善在我思必有
不善在我思必無思之於元空以少己也古之人有
立常由此今元空

名進士入官而予於世法所宜尊而畏之視處必志於
有爲乃斥其所趨而爲之說

超果天台教院記

陳舜俞

天台氏之建化也以觀心爲法以念佛爲宗觀心者觀
有心以至乎無心念佛者念彼佛以證乎我佛或陞階
納陛同踐堂奧或順風乘航橫絕苦海真可謂大乘之

紹熙雲閒志卷下

三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淵源導師之方便者矣原夫清淨本然無有空假因緣
忽生萬法以起河沙妙門一念而足所以體同寂照神
冥樂域丘陵坑坎悉見嚴淨眾鳥行樹皆出法音用之
則然何遠乎爾佛隴肇基神化周浹諸方向風緣應如
響則夫來四眾之珍聚肆六時之白業棟宇具而神人
安鐘梵作而齋戒脩又可闕乎秀州華亭縣天台教院
者迺鶴唳之奧園寶龍象之精舍先是界相東南地隙
草茂時和年豐民有餘施師徒日演廣廈斯作講誦未
聞人莫知嚮法師惟湛台嶺之宗實爲苗裔言厭遊方
聿來胥宇既以知見提撕其新學亦用方便誘掖於里

俗於是檀供旁午規模備具復卽淨室作西方彌陀之
像其高十有六尺巋然垂臂若將援溺以應經暈邦人
吳延宥善施樂義乃爲之捐金以極塗飾然後居者有
以系瞻誦之懇遊者以之起師仰之願揭像運之雄觀
畢空門之能事矣嗟乎誰爲布施爲住於相衆生不愛
頂踵慳貪無厭暗覆眞覺集爲苦本流轉生滅莫知攸
止故夫信捨作則執著亾執著亾則空寂見空寂見則
佛性具矣誰謂聲色不足以見如來今夫金山之聚不
輟乎吾日和雅之音不息乎吾耳塵法雖外其心則我
苟無聞見則無我佛故夫樂苦空而斷因果厭諸相而
求解脫未足與語道者也院旣大成嚴像且畢以僕夙
體斯道見囑隨喜云時熙甯五年正月辛巳記

紹熙雲閒志卷下

三

觀官得齋
徐氏校刊

海惠院藏經記

陳舜俞

秀州樵李之奧壤華亭縣唳鶴之名邑白牛村在其西
有人煙之富海惠院於其閒爲蘭若之勝先是賜紫僧
奉英智力膚敏傑爲主者乃募人書所傳之經其函八
百其卷五千四十有八而居人吳氏子行義施號爲長
者爲之募財僦工作轉輸而藏之其屋若干楹載龕載
琢飾以金碧以某年某日落其成也白牛居士陳舜俞
敘其義而贊之曰天下之險東有泰華南有衡岷西有

崑崙龍門北有太行羊腸此天所以限方域也然而寶
貨出焉而負重者至草木禽獸生焉而樵蘇弋獵者往
馮者蹶而傷下者踏而歿又生生之大患也聖人爲之
觀轉蓬而作車以載之嗟峨決而蹊通崑呖碎而塵飛
視千仞以爲夷化顛踣以爲安其車之爲利蓋遠矣無
明之山慳貪之阻噏恚之罔癡暗之崔嵬詐妄之叢棘
深林淫亂之坑谷谿澗而眾生莫之能免也於是教之
以法爲車以布施爲軻以禪定爲軫以忍辱爲轂以持
戒爲轄以勇猛精進爲輻以般若爲輪度脫諸險不墮
生歿始於自載終於載人故此經之輪不爲無意也况
夫我爲法輪致遠由己有相雖外發心必內心轉輪駛
心止輪柅舉真如之性海一指而遍盡塵沙之法門有
念斯足須彌納於芥子滄海入於毛端真體道之樞機
利物之關鍵作之可謂妙用施之者不爲無窮之利乎
若夫山澗同平夷險一致馳騁乎無傲之駕遨遊乎無
方之機非作非止孰溺孰載吾非斯人之徒其誰與遊
然殊途同歸何遠之有

紹熙雲間志卷下

重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布金院經藏記

陳舜俞

布金院去邑七十里有上人曰清己者其行瀟白善護
其法所謂慈惠精進者歲旣久閭里莫不嚮焉邑人顏

氏子乃首施錢二百萬書其凡所藏經又相與營大屋
爲輪而環積之其後工未就於是人無遠近爭投以財
越三年而告成函以文木襲以綈錦載以華輪瞰以藻
閣繚以朱貝負以蚪龍覆以隆廈周以廣廡方琢圓磨
明怪幽巧塗金閒碧嚴飾雜繪總用錢千萬前後施者
略數百人煥乎盛哉夫西方之書生滅之極談也生滅
者周流而無窮周流之謂迹無窮之謂性迹有去住性
無前後萬物見義莫妙乎輪輪之名有二一曰法輪佛
之所乘也智慧解脫以動之戒定悲忍以行之小而入
乎微塵而有餘大而御乎虛空而不能容擬諸形容而

紹熙雲閒志卷下

三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其之能名法輪也其二曰苦輪衆生之所乘也動之以
煩惱貪著行之以嗔亂罪害上驅乎天中馳乎人下轉
乎地散而入乎鬼神之都禽獸之鄉而莫知其歸擬諸
形容亦莫之能名苦輪也噫在佛爲法在衆生爲苦有
衆生乃有佛非佛不能度衆生然佛之度衆生也未嘗
脫吾輪而載之蓋卽其所乘而指其所嚮故能方軌同
轍而出乎無窮之域焉耳然則凡所謂輪者可以摧止
諸苦令法流轉亦幾於佛矣輪之成也上人以予善解
其義其文足以申贊歎見屬者不遠千里云某年月記

元祐五年夏四月辛丑左宣德郎秀州華亭縣事劉侯
初視事越三日癸卯謁先聖廟顧新學有左廡而闕右
廡倉無庖爨居無什伯之器垣墉不立大彘得以遊處
而無虞劉侯惻然環視彷徨歸則發政以惠民徐以善
言風諭邑內邑內欣善莫不奔走以承命於是學始繕
完又風諭得衛氏子買國子監書以資諸生乃屬其佐
劉發爲之記且曰新學之建吾無與也必爲記不忘前
人之功力爾已而發解官劉侯又以書見速且曰學始
謀於陳侯卒建於陶侯無以吾廁於二人之間劉侯之
意固忠厚矣而事在衆人之耳目非可誣也輒廣記而

紹熙雲間志卷下

三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備言之華亭大縣也秀小縣皆有學獨華亭無之蓋浙
西善事佛而華亭尤甚民有羨餘率盡以施浮屠故其
宅有所建置莫易以成就先聖廟故在縣治側湫隘庫
陋秀不可以爲齋館自吳侯及爲宰已嘗有意遷易之
而勸導率不就後三十年而陳侯謚復議建學是時邑
人衛公佐率先願獻縣之東南地且求獨建先聖殿歸
卽築土治木預爲戶牖加漆飾以須期會期會未定陳
侯以事去議又罷久之浮屠氏從公佐乞所治材爲佛
宇公佐曰此材可使之朽腐必欲移用則不可相繼陶
侯鎔爲政而公佐歿浮屠氏又從其子弟求其材爲公

佐祈福其子弟則今買書者也固執如公佐之意於是
邑子朱賡朱伯夔周揚許洙以之干陶侯陶侯使之白
州郡監司曰州郡監司見從吾無不從者四人者乃率
衆士人詣郡太守又詣轉運使皆得請遂擇日鳩工而
四人實董其役邑人素願盡力者固已各實其言矣而
它無助成其事者故積久卒成於劉侯蓋若有待焉夫
致治不可不先學校雖庸人孺子皆知之學士大夫方
困布衣必以是說應有司之求及其入官則背之果何
以哉蓋上之所程督者常在獄訟簿書而考績不及於
教化故也以文盛之時建學校於多士之地或有其意而
不能遂其議或遂其議而不能致其事或致其事而不
能成其功故發詳記其實以爲上下之勸使後之觀者
知成功如此其難無至於廢而不治云

紹興雲間志卷下

三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隆平寺經藏記

陳林

青龍鎮瞰松江上據滬瀆之口島夷閩粵交廣之途所
自出風檣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賈豪宗右姓之所會
其事佛尤盛方其行者蹈風濤萬里之虞怵生歎一時
之命居者歲時祈禳吉凶薦衛非佛無以自恃也故其
重楹複殿觀雉相望鼓鐘梵唄聲不絕頃寺之隸鎮者
三獨隆平藏經未備治平四年邑人陳守通乃始出泉

購書而棲經無所沙門道常卽法堂舊構合眾力植巨軸貫兩輪納匱五百放雙林善慧之制藏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始熙甯五年之季秋成六年之孟春而髹漆繪事所以爲莊嚴者垂十年工不克就元豐四年曹侯永逸王侯景琮之來也憫其垂成僅廢因籍藏之所入發其端更其徒行清主之未幾城邑區聚由盧遠而下凡十人不謀而赴隨力之厚薄皆有以相其事規模法象卽其書皆相合高下度數按其體皆可考表二丈有二其崇加三上爲諸天宮者八下爲鐵圍山者二承以藻閣覆以重楠八觚竿聳方廳鱗比雲蓋兩華續紛蒙

紹熙雲間志卷下

五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蔽法從導衛循繞環匝翼以天神挾以力士欄栱欂栳榱椳牖扶柱皆雕鏤刻琢塗金錯采材致其良工盡其巧靡麗侈富言不能旣而見者知焉經之費凡三百萬材之費者十之二工之費者十之三髹漆之費者十之四塗繪之費者十之五越明年元朔合黑白二衆落成之左旋右轉聲蔽鏡鼓觀者爲之目眩聞者爲之耳徹於是人知方等一乘圓宗十地之爲可依也始如來以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曲徇根器巧說譬喻最後乃云四十九年未嘗以一字與人而祕密法藏獨付於靈山拈華之時則知無說無示者是眞說法無聞無得者是眞

聽法所立文字假名權實是以尊者迦葉之集四篋大智文殊之結八藏近傳五竺遠被八荒其感應顯異則有若士衡投火而不焦賊徒盜葉而不舉其功德博大則有若聞一偈而入佛初地持一經而生天七返蓋經典所在則爲有佛書之虛空天蓋上衛況嚴持奉事如此之至哉嗚呼竭大海水盡妙高山雖筆墨有窮而不能及佛一句少分之義以余之淺陋何以語此而行清數來請文所願贊其成也於是乎書元豐五年春正月馮翊陳林記襄陽米芾治事青龍賓老相過出此文愛而書之

紹興雲間志卷下

早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重開顧會浦記

楊炬

三江東注震澤介其閒潦集川溢咷澮皆盈而浙右數被水患蘇秀湖三州地形益下故爲害滋甚紹興甲子夏大水吳門以東沃壤之區悉爲巨浸部使者飭郡邑詢求故道導源決壅以洩水勢於是監州曹公以身任責慨然興歎曰吾嘗巡行屬邑講問民瘼亦既有得於此顧未有以發之也觀雲間之爲縣連互百里彌望皆陂湖沮澤當春農事方興則桔槔蔽野必盡力於積水而後能種藝是宜地勢愈卑當有支渠分導瀦水而納之海乃歷覽川源考視高下訪於父老謀之邑僚得願

會港自縣之北門至青龍鎮浦凡六十里南接漕渠而
下屬於松江按上流得故閘基僅存敗木是爲旱潦潮
水蓄洩之限復得慶厯二年修河記於縣圃而知茲河
廢興之歲月與夫淺深廣狹之制役徒錢穀之數判然
察其惠利之實有在於此矣蓋厯百有六年河久不濬
而淪塞淤澱行爲平陸遂以狀請於朝籍縣之新江海
隅北亭集賢四鄉食利之民以疏治之官給錢糧而董
以縣令簿尉公偃冒風霜率先僚屬興工自十月二十
有六日役三月而河成起青龍浦及於北門分爲十部
因形勢上下爲級十等北門之外增濶三尺而下至鎮

紹熙雲間志卷下

壘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浦極於一丈面橫廣五丈有奇底通三丈據上流築兩
挾堤因舊基爲閘而新之復於河之東闢治行道建石
梁四十六通諸小涇以分東鄉之渟浸不旬澗水落土
墳由是自斡山東西民田數千頃昔爲魚鼈之藏皆出
爲膏腴豈不美哉役工二十萬用糧以石計七千二百
爲錢以緡計二萬五千若其他凡見於前記者茲不暇
錄訖工之辰憲臺以常平官復視公與邑僚泛舟從遊
還謂炬當書其實以刻於碑之陰毋事於誇也炬安敢
不勉遂識其歲月及其功利而不復爲之文紹興十五
年歲次乙丑三月望日記

華亭縣浚河置閘碑

許克昌

皇帝克肖天德剛健精粹高明悠久夙夜於治道日月以照之雷風以動之小大之臣迺震迺肅不應僭志奔走率職智不敢闕謀勇不敢愛力成順致利罔不從欲以能大宅天命昭彰光堯之盛烈羣生雍雍焉惟蘇湖常秀四郡經渠數百畎澮數千脈絡交會苟注側出更相委輸自松江太湖而注於海而所入之道歲久填闕雨小過差則泛濫瀾漫決齧隄防浸灌阡陌迺隆興甲申秋八月淫雨害稼明年大飢上臨朝咨嗟分遣使者結轍於道發廩賦粟以活餓者迺博謀於廷曰維雨暘

紹熙雲間志卷下

望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之不時予敢不懋於德然使水旱之不能災者甯無人謀或曰巨家嗜利因歲旱乾攘水所居以爲田則雖以鄰爲壑而不卹旣瀦水之地益狹則不得不溢蓋盡覈所占而鑿之以還水故宅庶民病其少瘳乎上曰是誠有之然不可悉鑿也甯疏水下流而導之會有言蘇秀勢最下華亭尤近海十八港皆有堰捍潮可一切決之四湖所瀦水宜爲斗門以便節減上覽而異之亟命兩浙轉運副使姜誥與令丞行視其宜姜侯開明強濟誠愛果達有仲山甫匪懈之節旣受旨卽馳布德意諏訪故老周覽川野窮源委度高下審逆順取衝要盡得其

便利以聞曰東南瀕海之地視諸港反高雖有神禹不能導水使上也盡開諸堰適能挽潮爲害閘河以瀦水可矣將以決洩而下流猶壅則無益也今宜浚通波大港以爲建瓴之勢又卽張涇堰傍增庠爲高築月河置閘其上謹視水旱以時啟閉則西北積水順流以達於江東南鹹潮自無從入也上稱善卽丐以常平之帑贍其役且與守臣鄭聞會其事制許焉則相與庀徒揆日賦材計功一木一石一夫一工皆窮校研覈纖悉周密費而有節旣具以授之縣令侍其銓侍其亦健吏也始協謀終盡力威以柅姦說以使人一木一石一夫一工

紹熙雲間志卷下

壘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必手自賦給不可度匿檢程視作弗容苟簡乃浚河自斡山達青龍港口二十有七里其深可以負千斛之舟因其土治高岸護青塹傍放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爲膏腴爲闡於邑東南四十有八里增故土七尺螿巨石兩趾相距常有四尺深十有八板板尺有一寸月河之長三千三百五十有五尺廣常有六尺凡浚河之工萬有一千二百金工石工木工畚築之工伐取運致之工總其數槩七倍於浚河靡錢緡九千三百五十四粟石二千三百有九十始於仲冬之朔凡五十有五而畢蓋斂未嘗及民而民亦若不知有是役也於是耕夫野人

相與來言曰昔也十日不雨吾倚鋤而待澤十日而雨
吾捧土以增坊今四州之人自是知耕斂而已雨暘惟天
可也此吾君之澤而二三大夫之力吾儕鄙人也持牛
尾抹蹈而歌鳴鳴言語下俚不可聽也蓋爲吾文之克
昌竊迹前事鄭白之渠成而關中沃野無凶年其民歌
之班固志焉於今盪耳目也今天子仁聖勤儉宮中無
一椽之營獨念稼穡之艱難遇裁而懼倉不甘味寐不
奠枕務以興天下之利而忠恪之臣畢智慮展四體迄
此成功乃野人之歌不足以被筦絃垂汗青倘太史氏
又以爲主上盛德大業固已不可勝載茲特一方之細

紹熙雲間志卷下

器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故略而不悉則是使四州之大利曾不得齒於關中之
二渠垂光萬世此承學之罪也乃爲歌五章以遺斯民
使扣角擊壤以極其鼓舞懽愉之情用發揚聖德亦使
知自今農爲可樂而招之反本云若夫念圖功之孔艱
嗣美績於無窮加治於未壞時浚而勿壅尙屬諸來者
其詞曰

水橫流兮無津涯浩浩洋洋兮誰東之帝不甯兮謀
臣來謀臣兮夙夜水滔滔兮迤而下不蹇菱兮但耕
稼君王智兮如神禹川后雨師兮莫余敢侮且決且
漑兮介我稷黍我受一廬兮終善且有汝行四方兮

曾不足以餬其口蓋歸來兮君王錫汝以萬金之畝
帝謂兮三臣錫之福兮慰汝勤報我君兮歲後天施
我孫子兮彌豐年乾道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

縣齋詩序

朱之純

彭城劉侯元祐庚午來宰雲間下車一日先脩庠序次
立教誠下至簿書期會各有條理今來十旬一境告治
訟庭清明幾致刑措於是卽縣齋之東新其一堂一亭
一閣堂曰絃歌亭曰三山閣曰良閣與士之賢者講論
歌詠於其中蓋將有志乎美風俗也然予嘗思之自浙
右爲邑未有繁劇過此者其境東南濱海西北負江帶

紹熙雲間志卷下

巽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湖方二百餘里其戶口除浮寄浪居而占於籍者亦不
下數十萬比嘉祐初太常丞吳公所治往往三倍其數
故生齒日衆情僞滋多而獄訟少有衰息厥後欲鎮以
寬者失之慢矯以猛者傷於刻閒有慨然將勤以濟之
者雖戴星出入日昃不食力愈勞神愈耗而姦冗鬪狠
終不能勝是何耶豈其操術本末之倒置與將意其難
治而作聰明之過與抑亦不能平易而以百姓之心爲
心與不然何四十年閒民用不靜而劉侯之來未幾而
風移俗易之疾耶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豈弟之
道凡爲政者莫不念此然行之而民不心服者以其作

於人爲而好惡之私勝之耳使夫豈弟發於天資平心如鑑之應形接物如鐘之待扣雖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無形金石之無情猶且應之況利其仁而樂其義者乎此固爲民父母之道也得所以爲民父母之道則其子從之之疾又何怪焉宜其遊心三山鳴琴一堂登高而賦之使人知仁義禮樂之意也予圃隱湖西比有客見過因問邑之治否誦公豈弟出於自然且曰方周盛時齊人五月報政文公猶驚其速況處今之世教化未明而劉君治江海僻陋之地曾未十旬了無可治則是古道復行豈不賢哉噫以客之所言證予之所聞則君坐斯堂宴斯亭登斯閣也宜無愧於古人矣客退因序其所聞而爲之詩

洋洋百里起謳吟惠化薰陶谷水陰明月詩函三島
秀清風曲奏一堂濱武城浪說言游道單父休誇子
賤音政敏誰知過齊國想君真得古人心

右絃歌堂

俗易風移古道還縣齋疊石作三山因憐席上紅塵
少贏得壺中白日閑想見六鼇擎水下

記曰三山坐
在水下

看雙鶴落雲閒

華亭每中秋
夜有仙鶴下

何須更叩黃金闕只此

幽亭是玉關

紹熙雲閒志卷下

吳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右三山亭

畫閣峩然冠翠巒更占艮地特噴岫曉窗高揖東風
暖夜幕低垂北斗寒突兀狀驚青蜃吐徘徊勢若老
龍蟠嗟予勁節非徐子那得陳侯一榻看

右良閣

思吳堂詩序

朱之純

思吳堂嘉祐中太常丞吳公幾道所作也初曰環碧亭
公有惠政四十餘年民誦不絕今彭城劉侯來宰雲間
採民所譽因至其亭見其頽毀蕪沒乃喟然歎曰昔人
思召公愛及其棠戒之曰勿翦勿伐況此亭中冠一湖

紹熙雲間志卷下

望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吳公歲時與民所共樂者最爲勝槩當秋分之月夜湧
出金波遇春暮之花時變爲錦水若乃火雲輝空揖清
風而愠解凍雲凝地靚白雪以神清有此佳麗荒而不
脩良可惜也於是增大基址飛出軒宇寔以虹梁徘徊
煙波之中浩浩乎誠可樂者乃闢其亭爲堂易其舊名
曰思吳所以從名望也吳公之來予生方七歲其教條
治目更歷異政不得其詳然猶能髣髴記其去時父老
悲啼攀轅不與前進以至空一邑隨之及予壯歲疑其
得民如此乃問鄉人長者因語其施設大略蓋有惻怛
之誠感動冥默者二三事焉如浙右旱蝗蘇秀爲甚公

方下車克自痛責遂禱橫山之神卽致甘雨蟲亦避境
不食其稼至秋大稔乃出教條命民預脩水利以待淫
潦或停或注達於江海已而大水暴至阡陌堅牢溝洫
既浚復稔如初比及三年風俗歸厚天無札瘥地無旱
潦家給人足歌誦滿路噫此古之所謂遺愛者宜乎去
之久而思之深也今劉侯爲政豈弟又且孜孜尋訪吳
之治迹欲舉而必行之惟恐後時則各斯堂也豈非從
民之望抑亦見其樂取人以爲善也然人有疑其名者
告予曰詩人思古皆傷今之不然也以劉侯之仁民胥
樂之又何吳思之有余應之曰人固有遭其虐政而思

紹熙雲間志卷下

吳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昔人之賢以哀今之不見者又有遇其善政而思昔人
之賢以幸今之復見者則思古之說豈一端哉當其男
以田功之畢女以織事之休內無飢寒之戚外無賦役
之勞思以斗酒共相娛樂令於此時爲之命僚佐臨清
流設玉斝金鼓喧闐於波閒管絃嘈噴於堂下歌者舞
者形和聲和以觀遊人士女或三或五溶溶洩洩如鷗
鳥之浮川儵魚之戲藻是人之樂也皆相慶曰吳之復
來矣若夫政不出此則人之不樂生令此時精耗簿書
之冗力疲獄訟之煩事旣無窮應亦不暇又何能俯清
冷之淵笑談終日與之偕樂耶設有勉強爲之雖撞鐘

擊鼓人聞其聲將蹙頰而相告曰欲見吳之莫得也然則此堂之作一遊一豫足以爲政之勸沮而劉侯之慮有出於此其深得思吳之樂與荀卿曰欲觀千歲今日是也以劉侯之賢其樂顯前人之善如此則異時此堂復脩予將期後民之所思有甚於今日矣堂成劉侯就予索詩於是序其所聞而賦之詩云

畫堂重構一湖中更述民思勃海公自昔三年畱惠政至今百里誦清風波閒陡覺歡聲別陌上新傳樂事同從此邦人轉懷德悠悠谷水幾時窮

書朱象先畫後

蘇賦

紹熙雲間志卷下

吳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爲君病予以爲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能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任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以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磐礴雖余亦

得攫攘於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寒穴泉銘

并序

毛澤民

歐陽文忠公爲大明水記云山水上江水次之井水爲
下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然余客東都時日從定力
院取井水煎茶此井不知有山泉而味乃與惠山等至
衡其輕重則定力之水輕是此井甯有出山水下哉至
載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李季卿論水次
第有二十種惠山泉蓋居第二文忠公以爲不然雖余
亦不以爲然也蓋水之在天下者人安能盡知之顧可
使不知之水又盡居七等二十水之下乎水之良不過

紹熙雲閒志卷下

辛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甘也一甘而第爲二十差爲七等又遂以爲天下無水
而高之是當欺我秀州華亭縣有寒穴泉邑人知之者
鮮縣令姚君汲以遺余余始知之間此邦人則多不知
也取嘗甚甘取惠山泉竝嘗至三四反覆嘗略不覺有
異是就余所知則惠山寒穴相望裁二百餘里閒蓋有
兩第二泉矣嗟乎論水者談何容易景祐中相國舒王
有和華亭縣令唐詢彥猷寒穴泉詩云神泉冽冰霜高
穴與雲平空山渟千秋不出鳴咽聲山風吹更寒山月
相與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醒此泉雖所寄荒寒宜
因相國詩聞於時然亦復未聞也余恨前人之論水者

既不及知之余欲以告今之善論水者爲作銘云
泉之顯晦 豈亦有數 生此寒穴 與世不遇
美不見錄 爲汲者惜 泉獨知冽 不計不食

新作華亭縣門箴

沈遼

政之善出於是不善亦出於是斯民何知維令所置勿
謂可欺固亦易制師言不私是乃可畏朝而闢焉小大
必治逮昏而闔以休吾吏治得其平謂我愷悌有或不
然乃門之愧元空歲久摧圯會廣西關遂因其材
而遷元熙甯十年九月一日錢塘沈遼攝令記

祭滬瀆龍王文

葉清臣

紹熙雲閒志卷下

至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維景祐五年歲次戊寅十一月癸巳朔五日兩浙諸州
水陸計度轉運副使兼提點市舶司本路勸農使及勾
管茶鹽礬稅朝散大夫太常丞直史館騎都尉賜紫金
魚袋葉清臣謹遣供奉官商量灣巡檢劉迪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於滬瀆大王之神清臣叨被朝恩出持使
斧觀采風俗詢究利病上分天子之寄下救斯民之瘼
職思其守靡敢怠遑眷惟全吳舊多積水加以夏秋霖
潦田疇污沒浩浩罔濟人無聊生聞諸鄉老之言患在
盤龍之匯但陵谷遷變枉直倍差水道迴遏潮波壅滯
自乾興以來屢經疎決未得其要不免爲沴蘇秀之人

皆云神故有廟在江涘錢氏有土祀典惟夤霜星貿移
棟宇崩壞官失檢校民無尊奉自時厥後歲亦多水且
謂神不血食降災下民清臣躬行按視徇人所欲乘乎
農隙醜此江流神果有靈主斯蓄洩敢告無風雪無瘥
癘舉而土潰決渠而水降改昔沮澤化爲壤田卽當
巖督郡縣脩復祠貌春秋致饗蘋藻如故若疲吾役夫
不能弭患則我躬不閱邊郵於神惟神聰明昭鑒無忽
尙饗

紹熙雲閒志卷下

五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續入

琴堂

在縣治思齊堂之後用葉仲英之名改翰林院學士樓鑰書開禧三年冬令汪立中立

雲閣

樓鑰書

在縣西五里開禧三年冬令汪立中建

記縣學序拜儀

胡林卿

雲閣士藪澤壁流道德之化近於禮宜習願有因陋未遑革者歲元日至相與會拜浮屠之宮雖至不可得而序期而不至者多有開禧二年汪侯來蒞茲邑纔累月

紹熙雲閣志

續入

一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政成博咨風土之舊或以是告侯慨然曰齒向於鄉倫明於學古也吾家於鄞里人講是禮於州校雖異爵者率序以齒傲而行可乎於是陽復之翼日薦紳冠帶總集覺宇序立大成殿下潔豆籩釋菜俾士之高年者主祀事禮竟循廡而陞布席進德堂相鄉而拜少長從其次子弟則列父兄後魚貫鴈行間間雅雅侯與僚佐盛服觀禮嗣歲之二日亦如之邑子諸生退而合謀曰是其可不書尊師戴儀敬也示化媿俗仁也貴老順長義也一舉而三善具侯誠知治本與迺命林卿志歲月詔來者林卿昨典番學聞范文正公出守時政用名教厚

俗爲先州人慕嚮久之不變後進於長者脩慶朔之拜
惟謹彭公器資之言實然侯今小試一邑心惟范公是
師諸父兄弟盍世守之以毋忘鄒魯是邦之意侯名立
中故敷學尙書適齋先生之子嘗舉外臺進士官今通
朝籍假五品服云

南四鄉記

樓 鑰

開禧三年鑰方挂衣冠又苦跋盞之疾臥家待盡孟秋
月永郡以邸報來使兒輩誦之有臺評論嘉興府華亭
之四鄉利病深切著明爲之矍然而起誦之數過仰歎
曰皇上勤恤民隱宵旰不遑而耳目之官洞察田里之

紹興雲間志

續入

二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細微徑以徹聞不旋踵而報可古所謂諫行言聽膏澤
下於民非此之謂耶於是時仲舅汪文昌之子立中爲
宰恐其有累亟以書問之得其報曰此出於殿中待御
史葉公之奏非特爲一邑無窮之利立中與同僚亦與
有大幸於斯焉士民方相與爲葉公生立祠於縣庠因
請爲記且敘其事始及積蔽之實大略邑中歲造煮醢
額止四萬緡紹興十八年有邑宰醜過倍增至十三萬
有奇科抑之害自里正市井道釋醫卜下至倡優無有
免者吏胥以次差等其長歲或至二百萬錢賕賂肆行
公私交病吏逃民困官曹無以塞責動輒科罰重征倍

稅日甚一日參政錢公邑人也既登政路盡以告於孝
宗皇帝宣諭漕臣韓彥質俾有以寬之先是張涇堰壞
海潮大入雲間胥浦仙山白砂四鄉蕩爲巨壑漫及蘇
湖秀邑不復可耕乾道七年初廷不憚重費大興脩築
海患雖除民力愈竭斥鹵未清租稅全失至是歲久農
民漸歸故業可以起賦猶未忍盡復舊貫量估米直使
之樂輸會計四鄉夏稅折帛爲緡錢二萬苗米近三萬
斛斛三緡合爲九萬於內以六萬五千三十九貫充一
歲月解之數以補酒額分隸發納尙有增額三萬貫有
奇皆不可催足之數又盡蠲之自淳熙六年爲始四鄉

紹熙雲間志

續入

三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之賦既輕而易輸三十餘年敷抑之害一旦洗去感被
寬恩闔境爲之鼓舞今又將三十年而四鄉復成大敝
副端舊寓茲邑深知底蘊其論年來曲折如燭照數計
之明謂旣以補額外之酒錢遂分入月解之額府均已
定不容少虧春催夏稅夏催秋苗是蠶桑未動而責以
折絹銓艾未施而責以折苗殆無此理其尤害者遇有
災傷如今歲旣旱而蝗它處皆有蠲減此獨不與而征
催益急別置牌引名色至不可縷數欲下漕司及本府
措置每歲別委官專催四鄉二稅徑解所隸不許邑官
干與仍除去版帳中酒錢之數起催輸納並從條限給

鈔無得稽遲災傷均與蠲放民賴以寬錢又無欠邑亦
易辦一舉而三利具焉上意開納旋卽施行立申到官
固已歷究本末無路自達又以四鄉所輸每歲多不及
額邑爲補足尤難支吾天假之幸有此際會且蒙俯察
其來已久非今日之罪略其前日不得已之過而禁其
將來可謂曲當矣官寮吏民交口相賀郡太守程公卓
喜斯邑之少寬戒飭上下奉行惟謹立中深恐後人不
知其詳願書而登之石葉公名時宇秀發嘗由甲科入
四明幕府其孜孜民事有年矣嗚呼求民之瘼推此心
而廣之下轉上聞以時罷行皆能如此斯民其有瘳乎

紹熙雲閒志

續入

四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故不以老退爲解而直書之下元日龍圖閣直學士通
議大夫致仕奉化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樓鑰記并書
中奉大夫試禮部尙書兼直學士院兼脩玉牒官兼侍
讀衛涇篆額奉議郎知嘉興府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
兼兵馬都監借緋汪中立石

華亭縣建學記

華亭縣故有宣聖廟自慶歷後郡縣皆有學於是縣立學官以附於廟紹興紹熙雖加繕治然既數十年矣今令會稽楊君瑾始至振乏逮蘇東奸摘隱一年而樽節浮蠹儲米三千石爲平糴倉又一年度地鳩材遷大成殿前門後閣左右二廡而館鄉賢於夾又東甃泮水建講堂一齋廬八令佐之款謁有次諸生之公養有廩通爲垣以宮之翼翼沈沈邃嚴靖深俾來以圖請記成事予惟論學校者未有不傷教法之壞議科舉者未有不歎詞章之靡經生學士尙論比閭之法庠序之教則悼

紹熙雲間志

學記

一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王制之不可復嗚呼侯封并牧去籍二千年矣是未可以驟復也雖然治古終不可復與曰不然也天命流行發生萬物雖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則古今同此民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則古今同此心也古之爲教非強其所無也亦惟卽射鄉之會而正齒位所以養其尊賢敬老之良知卽歲月之吉而讀教法所以發其尊君親上之深省逮已事而竣也則反諸閭塾所謂家有塾者合三十五家之子弟於閭門之左右而父師少師者爲之左右師以教之民生其閒無習而非正人無行而非正

道無聞而非正言志一心臧不見異物而遷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自鄉治廢而民散朝夕無閭塾之教歲時無庠序之屬或徙不相知出入不相友緩急不相矚而爲民父母者沈於簿書期會之衝矧矧晨夜救過不贍於是奸胥亂民緣絕爲欺吏以官爲市民與吏爲讎違其常心以陷於辟是雖曰世降俗敝已非一日獨不思古今一字宙也而今之民顧不古若豈誠不古若哉而況吳中族姓人物之盛自東漢以來有聞於時逮魏晉而後彬彬輩出左太沖所謂高明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雖通言吳郡而居華亭

紹熙雲間志

學記

二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者爲尤著蓋其地負海枕江平疇沃野生民之資用饒衍得以畢力於所當事故士奮於學民興於仁代生人材以給時須自陸士衡士龍以至唐宰相元方象先希聲猶曰隨世以就功名至敬輿則巍然三代人物也涵養作成豈一旦之功先正朱文公謂三代而下惟董仲舒諸葛孔明陸敬輿俱有王佐氣象自今觀之其論諫數百如推誠散利等疏無非聖賢之明訓其所闢邪說如甯我負人反經合道凡後世喪邦之說一繩以正嗚呼斯不亦開世之大儒乎乃自近歲遽以華亭爲不易治令不具官胥橫民肆簿書漫漶獄訟繁滋銓曹注擬

往往有望望然去之者吁何至是哉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或謂合他國之先賢而祀之然則是邦有如宣公自可謂人物之標準地靈人傑千古不磨作而興之則非守令事耶唐人詩稱敬輿爲縣人而志不書其何以爲刑善化俗之助楊君建學之初揭堂曰明善合子思孟子相傳之要旨與諸生發明爲己之學冠佩林立聽者皆竦嗚呼千萬人之心一也上以誠感則下以誠應矣子旣嘉楊君之爲又歎敬輿鍾美是邦而人未之或知故爲表而出之其自今父詔師傳斯游斯息玩聖賢之所學爲何事毋忘賢令尹之德安知如敬輿者不

紹熙雲開志

學記

三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數數遇也端平三年九月壬戌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臨邛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三百戶魏了翁記朝議大夫吏部尙書給事中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讀趙彥誠書朝散郎起居舍人方大琮篆蓋

增脩華亭縣學記

古者王畿方地千里六鄉之內無非教者其法自家有塾始二十五家之間必有塾塾必有道德而嘗仕者爲之師由家而黨由黨而術無一人之不學無一所之不師所以比屋可封而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良有以也施

君退翁家山陰而仕華亭其在扶馮猶六鄉也則上而
達道德壹志慮下而考其德行道藝之可任者非夫人
之責而誰與國朝建都吳會逾百年矣而華亭之爲縣
公卿將相由此而出大家巨室於此處焉不減王畿之
盛而求其人物挺然自立得先民之格言若尹吉甫之
咏歌於詩劉康公之談道於春秋鮮有聞者由夫小學
之教不行於童授之時大學之道不立於成人之後故也
夫是以士之所習者無非聲病綴緝之文否則記誦口
耳之學上之所以誘之者爲利祿科舉之事否則溺於
異端曲學之非而學之所以教者末矣聖天子發明孔

紹熙雲間志

學記

四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顏曾孟之旨本原周程張朱之傳自首善之官而達乎
三輔本末備具而況於施君之得於山陰有朱氏之教
則其舉而措之華亭者豈直一陸敬輿之不負所學而
已哉縣故有學卑隘不稱端平開揚金部瑾因其地而
闢之魏鶴山爲之記無非天典民彝之舊然猶以地迫
而陋不及增廣以待後人徑術未端非行天下之大道
齋廬相背非立天下之正位規撫剗改棟宇未周是天
下之廣居不得而居之也施君治化脩明民安其政旣
庶而教不能不以鄭校魯宮爲疑君曰吾之職也因米
廩餘積而裁度補助之周墉五十丈左右前後四面而

立芟雜其藁蕪增益其沮洳昔行其右今左爲涂其上
重建狀元坊內立講堂後爲之軒兩廡對峙四齋並立
後建小學三楹工役材植悉依市直七月告成毫髮無
侵於民朋來友習相觀而善教養之道於是乎備士躍
然而請願記本末以詔方來君移書謂遂曰子之宰山
陰而攝教事也嘗得周旋其閒請必有獲遂退居金壇
地之相距者三舍亦聞政成事舉辭不獲命則曰華亭
非衣冠之都會乎新其學而大之也固宜今敞其軒楹
闢其廬舍使小學有養大學有教其於王政無先焉抑
聞之古之小學必常視無誑必請肄簡諒有灑掃應對

紹興雲閒志

學記

五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進退之儀五禮六樂五射六御六書九章之文無以尊
敖幼無以少陵長淫詞廢典無惑民聽其於幼儀內則
得矣非孝於事親之道乎及其進乎大學則必謹獨於
不睹不聞必止善於致知誠意有父子兄弟夫婦君臣
朋友之教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無以貴軋賤無
以衆恭寡尊君親上無有二心其於中庸之率性大學
之明德得矣非忠於事君之義乎夫學莫先於忠孝而
忠孝者百行之冠冕萬善之喉衿也果能此道矣敬足
以直內誠足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豈特大小學之利而
已哉將見推而達之四方非獨華亭一邑而已施君以

縣最聞於朝吾黨與有榮矣盍書之堅珉以爲教者學者之規是以爲記淳祐六年端午日華文閣直學士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倉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遂記并書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臨邛郡開國侯倉邑一千八百戶倉實封八百戶高定子篆蓋通直郎特差知嘉興府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兼監鹽場主管堰事搜捉銅錢下海出界專一點檢圍田事兼弓手寨兵軍正借緋施退翁立石

紹熙雲閒志

學記

六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雲閒志建學記終

此書成於紹熙四年而知縣進士題名續至涪
祐寶祐而止卷末數葉載樓大防魏華父諸公
記亦後人續入也宋時華亭縣兼有今松江全
郡之地此志體例亦繁簡得中而近代藏書家
罕有著錄者予始從王鶴谿借鈔得之并寫一
本以遺王蘭泉云丙申春竹汀居士錢大昕記
往者吾友袁君廷壽有鈔書癖與盧學士文昭
錢少詹大昕諸先生往還每聞祕冊必請傳其
副閒邀予過五硯樓品題商榷以爲樂事憶初
鈔得是書相示時予謂之云元徐碩至元嘉禾

紹熙雲間志

跋

一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志每條下所繫考證以典核稱而華亭一縣之
考證乃全取楊潛語惜未有能爲之表微者耳
今條忽十有餘年其本遂爲沈岷雲司馬收得
借孫伯淵觀察刊行昔賢慧命賴以不墜豈非
二三好古君子心力之所爲哉故輒記緣起以
附於後嘉慶甲戌歲五月元和顧廣圻書

比歲數門華亭沈生恕時來過余每至必盤桓信宿生
雅好收書會吾鄉袁君廷壽家遺書大出先後得其數
十種以去中有宋紹熙四年楊潛雲閒志余未前見簡
覈足敵范文穆吳郡志其書嘉定錢少詹事所寫寄青
浦王侍郎而袁君鈔得之者於時袁與錢王二公皆歿
矣寫本孤絕因勸生刻以行世生諾之未果其明年余
就醫渡泖泖上方有脩志之議余以爲議新志不如刻
舊志費省而爲用博也乃決以屬淵如刻之白下又明
年五月刊成則恕已病病且歿矣恕弟慈貽余書願卒
其兄志乃往致淵如俾歸其版印行并識於後一以悲
恕之弗及覩一以喜慈之能終事也嘉慶甲戌中秋前
華亭校官王芭孫書

紹熙雲閒志 跋

一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07363



